

明史

111
231-1-21
524

明史

清 張廷玉等撰

第一卷
一至卷一四（紀）冊

中華書局

明 史

(全二十八冊)

〔清〕張廷玉等撰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人民路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裝

*

850×1168 毫米 1/32·279 7/16 印張·5,000 千字

1974 年 4 月第 1 版 197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統一書號：11018·626 定價：26.60 元

出版說明

一

《明史》三百三十二卷，清張廷玉等撰。

明朝是在元末農民大起義以後，一三六八年（洪武元年）建立的封建政權。一六四四年（明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攻佔北京，推翻了明朝的中央政權。同年，清軍入關，分兵向農民起義軍和明朝南方勢力進攻。一六六一年（順治十八年），明朝南方勢力被消滅。《明史》記載了明朝自建國到滅亡將近三百年的歷史。

清朝在一六四五年（順治二年）設立明史館，一六七九年（康熙十八年）開始修史。一七三五年（雍正十三年）《明史》定稿，一七三九年（乾隆四年）刊行。

《明史》先後由張玉書、王鴻緒、張廷玉等任總裁，最後由張廷玉等定稿。先後參加具體編撰工作的人數不少，其中以萬斯同用力最多，但是他沒有擔任明史館的職名。王鴻緒就萬斯同已成的《明史稿》加以修訂，張廷玉等又在王鴻緒稿本的基礎上改編成爲《明史》。

二

清初，正是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錯綜複雜的時代。官修的《明史》就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編成的，它的指導思想必然要反映當時政治鬥爭的特點和統治者的意圖。康熙皇帝玄燁在歷史上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他也利用了儒家的綱常名教作為欺騙和統治人民的思想工具，以鞏固清王朝的封建政權。玄燁的這種統治策略，成為編撰《明史》的一條主要指導思想。

《明史》到處宣揚了綱常名教的思想。編者仇恨農民起義和各族人民的反抗活動，肆意加以詆毀，而竭力歌頌統治階級鎮壓人民的所謂「武功」。書中連篇累牘地嘖嘖稱贊那些所謂「直諫死忠」、「死義死事」之臣，並特地給不肯在明朝做官的元末「遺民」和死於「靖難」之役的人立有專傳。對於因鎮壓農民起義而喪命的大小小劊子手，却大書特書，加以表彰。卷二六六還附記了被農民起義軍殺掉的人物姓名七十四人，而在《忠義》、《孝義》、《列女》等傳十二卷中，記載的人物則不下兩千人之多。《明史》把這些人說成是「至性所激，感天地，動神明，名留天壤，行卓古今，足以扶植道教，敦勵末俗」。甚至認為這是「至性所存，倫常所係，正氣之不至於淪斲，而斯人之所以異於禽獸」。顯然，編者是企圖讓人們去效法

書中所樹立的這些符合綱常名教標準的「榜樣」。其根本目的在於爲清朝封建統治階級服務，要勞動人民永遠安於受剝削、受壓迫的地位，要統治階級的內部永遠忠於他們的主子。

《明史》的編者還把清朝統治者打扮成綱常名教的保護神。書中對清朝的「表章前代功臣」，特別是爲明末抗清諸臣立傳，極盡歌功頌德之能事，認爲這是在「扶植名教」，是什麼「洪量同天地，大義懸日月」。編者還對於清帝爲明崇禎帝朱由檢發喪和「建陵加諡」的問題大事渲染，竟把它吹捧爲「度越千古」的所謂「盛德」。至於清朝統治者對農民起義軍的鎮壓，編者則硬說成是替明報仇，是什麼「慰前朝諸帝之心，雪其國恥」。這套手法，其用心固然有籠絡明末「遺民」的一面，而更重要的却是企圖說明這樣一個反動觀點：儘管朝代可以改換，統治者的民族可以不同，而綱常名教的準繩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却是永恒不變的。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這是一條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馬克思主義的真理。事實證明，歷史並不是按照清朝統治者的如意算盤來發展的。清代各族人民起的義，非但沒有因爲他們宣揚綱常名教而止息，反而一浪高過一浪，比前代的次數更頻繁，聲勢更浩大了。無論是清朝的皇帝或其御用史學家，以及他們所宣揚的綱常名教，都不可能阻擋歷史的洪流，都挽救不了他們所代表的地主階級必然滅亡的命運。

三

在史料上，《明史》用大量篇幅記載了封建國家的各項制度，但很少涉及地主的莊田、佃戶、田租、雇工，以及地主對雇工、莊僕、佃戶的奴役。卷一六五《丁瑄傳》所載福建佃戶送租上門及額外餽送，卷二九〇《姬文胤傳》所載江西新城地主用大斛徵租，這類材料爲全書所僅見。《食貨志》田制下附有「莊田」一節，所記限於皇莊及諸王、勳戚、中官莊田，不只是內容簡略，而且所記皇莊偏於京畿一帶，所記勳戚又偏於戚臣。諸王傳中有一兩個傳裏提到莊田、莊租及管莊旗校，也零碎而不具體。本書有關經濟方面的記載，總的說來和前代史書一樣，根本不會觸及階級剝削的本質。

《明史》既然仇視人民的反抗鬥爭，頌揚統治階級對這些鬥爭的鎮壓，就不能不記述這些鬥爭。如卷三〇九及卷二五二、卷二六〇關於明末農民大起義的記載，卷一六五、卷一七二和卷一七八關於葉宗留、鄧茂七起義的記載，卷一九五關於江西及其附近地區反抗鬥爭的記載，卷二五七和卷二九〇關於山東白蓮教起義的記載，以至土司傳各卷中所提到的少數民族的反抗鬥爭，雖然編者作了這樣那樣的歪曲，還是保留了一些可供我們分析參考的資料。

《地理志》比較系統地記載了當時的行政區劃。《天文志》、《曆志》和《河渠志》包含了不少科學技術方面的資料，並反映了一些明代新的成就。但《天文志》和《曆志》，仍不能完全擺脫封建史書中傳統的神秘色彩。

《明史》新創了《閹黨傳》和《土司傳》。《土司傳》、《外國傳》、《西域傳》，有些地方混淆了國內國外的區別，這是很錯誤的。但也保存了一部份有用的資料。

有些記載未必是編者有意保存下來的，在今天看來，却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如卷八一說永樂初年全國軍戶不下二百萬家，卷一五七說宣德初年軍匠戶二萬六千家，屬二百四十衛所，卷二八一說山東武定州戶口，半是軍戶；又如卷八九記洪武間京衛卒二十萬七千八百多人，卷二二二透露，在畿輔一帶軍屯土地被侵佔的達九千六百餘頃。這些都是關於當時兵制的重要記載。卷一五七記景泰年間張鳳上疏說「國初天下田八百四十九萬餘頃，今數既減半」，這是重要的政治經濟史料，可補《食貨志》之不足。以上僅僅是幾個例子，如果進一步別求，或可有更多的發現。

《明史》雖以《明史稿》為藍本，但在編排上要整齊一些。從史料來說，兩書互有詳略。《明實錄》是一部原始史料，內容當然比《明史》詳得多，但《明史》的個別記載也有不見於《明實錄》的。儘管除《明實錄》、《明史稿》以外，有關明代的史料數量還很多，而《明史》究

竟是一部經過整理的書，比較便於檢閱。只要我們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進行具體分析，它還可以有助於我們對明代歷史的瞭解。

現用一七三九年（乾隆四年）武英殿原刊本進行標點、分段。校勘工作，主要採用了《明實錄》和《明史稿》，同時也參考了《明會典》、《寰宇通志》、《明一統志》、《明經世文編》、《國權》、《綏寇紀略》、《懷陵流寇始終錄》等書。工作上可能有不少錯誤和缺點，希望讀者指正。

明史目錄 〔二〕

卷一 本紀第一

太祖一……………一

卷二 本紀第二

太祖二……………元

卷三 本紀第三

太祖三……………三元

卷四 本紀第四

恭閔帝〔三〕……………元

卷五 本紀第五

成祖一……………元

卷六 本紀第六

成祖二……………元

卷七 本紀第七

成祖三……………元

卷八 本紀第八

仁宗……………一〇七

卷九 本紀第九

宣宗……………一二五

卷十 本紀第十

英宗前紀……………一二七

卷十一 本紀第十一

景帝……………一四一

卷十二 本紀第十二

英宗後紀……………一五三

明史目錄

卷十三 本紀第十三

憲宗一……………一六

卷十四 本紀第十四

憲宗二……………一七

明史卷一

本紀第一

太祖一

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諱元璋，字國瑞，姓朱氏。先世家沛，徙句容，再徙泗州。父世珍，始徙濠州之鍾離。生四子，太祖其季也。母陳氏。方娠，夢神授藥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餘香氣。及產，紅光滿室。自是，夜數有光起。鄰里望見，驚以爲火，輒奔救，至則無有。比長，姿貌雄傑，奇骨貫頂。志意廓然，人莫能測。

至正四年，旱蝗，大饑疫。太祖時年十七，父母兄相繼歿，貧不克葬。里人劉繼祖與之地，乃克葬，卽鳳陽陵也。太祖孤無所依，乃入皇覺寺爲僧。逾月，遊食合肥。道病，二紫衣人與俱，護視甚至。病已，失所在。凡歷光、固、汝、潁諸州三年，復還寺。當是時，元政

不綱，盜賊四起。劉福通奉韓山童假宋後起，穎，徐壽輝僭帝號起蘄，李二、彭大、趙均用起徐，衆各數萬，並置將帥，殺吏，侵略郡縣，而方國珍已先起海上。他盜擁兵據地，寇掠甚衆。天下大亂。

十二年春二月，定遠人郭子興與其黨孫德崖等起兵濠州。元將徹里不花憚不敢攻，而日俘良民以邀賞。太祖時年二十五，「二」謀避兵，卜於神，去留皆不吉。乃曰：「得毋當舉大事乎？」卜之吉，大喜，遂以閏三月甲戌朔入濠，見子興。子興奇其狀貌，留爲親兵。戰輒勝。遂妻以所撫馬公女，卽高皇后也。子興與德崖齟齬，太祖屢調護之。

秋九月，元兵復徐州，李二走死，彭大、趙均用奔濠，德崖等納之。子興禮大而易均用，均用怨之。德崖遂與謀，伺子興出，執而械諸孫氏，將殺之。太祖方在淮北，聞難馳至，訴於彭大。大怒，呼兵以行，太祖亦甲而擁盾，發屋出子興，破械，使人負以歸，遂免。

是冬，元將賈魯圍濠。太祖與子興力拒之。

十三年春，賈魯死，圍解。太祖收里中兵得七百人。子興喜，署爲鎮撫。時彭、趙所部暴橫，子興弱，太祖度無足與共事，乃以兵屬他將，獨與徐達、湯和、費聚等南略定遠。計降

驢牌寨民兵三千，與俱東。夜襲元將張知院於橫澗山，收其卒二萬。道遇定遠人李善長，與語大悅，遂與俱攻滁州，下之。

是年，張士誠據高郵，自稱誠王。

十四年冬十月，元丞相脫脫大敗士誠於高郵，分兵圍六合。太祖曰：「六合破，滁且不免。」與耿再成軍瓦梁壘，救之。力戰，衛老弱還滁。元兵尋大至，攻滁，太祖設伏誘敗之。然度元兵勢盛且再至，乃還所獲馬，遣父老具牛酒謝元將曰：「守城備他盜耳，奈何舍巨寇戮良民。」元兵引去，城賴以完。脫脫既破士誠，軍聲大振，會中讒，遽解兵柄，江、淮亂益熾。

十五年春正月，子興用太祖計，遣張天祐等拔和州，檄太祖總其軍。太祖慮諸將不相下，秘其檄，期旦日會廳事。時席尙右，諸將先入，皆踞右，太祖故後至就左。比視事，剖決如流，衆瞠目不能發一語，始稍稍屈。議分工、甓城，期三日。太祖工竣，諸將皆後。於是始出檄，南面坐曰：「奉命總諸公兵，今甓城皆後期，如軍法何。」諸將皆惶恐謝。乃搜軍中所掠婦女縱還家，民大悅。元兵十萬攻和，拒守三月，食且盡，而太子禕堅、樞密副使絆住馬、

民兵元帥陳桷先分屯新塘、高望、雞籠山以絕餉道。太祖率衆破之，元兵皆走渡江。三月，郭子興卒。時劉福通迎立韓山童子林兒於毫，國號宋，建元龍鳳。檄子興子天敘爲都元帥，張天祐、太祖爲左右副元帥。太祖慨然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遂不受。然念林兒勢盛可倚藉，乃用其年號以令軍中。

夏四月，常遇春來歸。五月，太祖謀渡江，無舟。會巢湖帥廖永安、俞通海以水軍千艘來附，太祖大喜，往撫其衆。而元中丞蠻子海牙扼銅城閘、馬場河諸隘，巢湖舟師不得出。忽大雨，太祖喜曰：「天助我也。」遂乘水漲從小港縱舟還，因擊海牙於峪溪口，大敗之，遂定計渡江。諸將請直趨集慶。太祖曰：「取集慶必自采石始。采石重鎮，守必固，牛渚前臨大江，彼難爲備，可必克也。」六月乙卯，乘風引帆，直達牛渚。常遇春先登，拔之。采石兵亦潰。緣江諸壘悉附。

諸將以和州饑，爭取資糧謀歸。太祖謂徐達曰：「渡江幸捷，若舍而歸，江東非吾有也。」乃悉斷舟纜，放急流中，謂諸將曰：「太平甚近，當與公等取之。」遂乘勝拔太平，執萬戶納哈出。總管靳義赴水死，太祖曰：「義士也」，禮葬之。揭榜禁剽掠。有卒違令，斬以徇，軍中肅然。改路曰府。置太平與國翼元帥府，自領元帥事，召陶安參幕府事，李習爲知府。時太平四面皆元兵。右丞阿魯灰、中丞蠻子海牙等嚴師截姑孰口，陳桷先水軍帥康茂才以數

萬衆攻城。太祖遣徐達、鄧愈、湯和逆戰，別將潛出其後，夾擊之，擒桡先并降其衆，阿魯灰等引去。

秋九月，郭天敘、張天祐攻集慶，桡先叛，二人皆戰死，於是子興部將盡歸太祖矣。桡先尋爲民兵所殺，從子兆先收其衆，屯方山，與海牙犄角以窺太平。

冬十二月壬子，釋納哈出北歸。

十六年春二月丙子，大破海牙於采石。三月癸未，進攻集慶，擒兆先，降其衆三萬六千人，皆疑懼不自保。太祖擇驍健者五百人入衛，解甲酣寢達旦，衆心始安。庚寅，再敗元兵於蔣山。元御史大夫福壽力戰死之，蠻子海牙遁歸張士誠，康茂才降。太祖入城，悉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政瀆擾，干戈蜂起，我來爲民除亂耳，其各安堵如故。賢士吾禮用之，舊政不便者除之，吏毋貪暴殃吾民。」民乃大喜過望。改集慶路爲應天府，辟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葬御史大夫福壽以旌其忠。

當是時，元將定定扼鎮江，別不華、楊仲英屯寧國，青衣軍張明鑑據揚州，八思爾不花駐徽州，石抹宜孫守處州，其弟厚孫守婺州，宋伯顏不花守衢州，而池州已爲徐壽輝將所據，張士誠自淮東陷平江，轉掠浙西。太祖既定集慶，慮士誠、壽輝強，江左、浙右諸郡爲所

并，於是遣徐達攻鎮江，拔之，定定戰死。

夏六月，鄧愈克廣德。

秋七月己卯，諸將奉太祖爲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自總省事，置僚佐。貽書張士誠，士誠不報，引兵攻鎮江。徐達敗之，進圍常州，不下。九月戊寅，如鎮江，謁孔子廟。遣儒士告諭父老，勸農桑，尋還應天。

十七年春二月，耿炳文克長興。三月，徐達克常州。

夏四月丁卯，自將攻寧國，取之，別不華降。五月，上元、寧國、句容獻瑞麥。六月，趙繼祖克江陰。

秋七月，徐達克常熟。胡大海克徽州，八思爾不花遁。

冬十月，常遇春克池州，繆大亨克揚州，張明鑑降。十二月己丑，釋囚。

是年，徐壽輝將明玉珍據重慶路。

十八年春二月乙亥，以康茂才爲營田使。三月己酉，錄囚。鄧愈克建德路。

夏四月，徐壽輝將陳友諒遣趙普勝陷池州。是月，友諒據龍興路。五月，劉福通破汴